

徐扬尚 著

金庸解读

武汉大学出版社



院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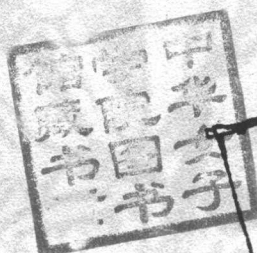
42

I207.42
12

徐扬尚 著

金庸解读

105164



女子学院 0111803

武汉大学出版社



H43P/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庸解读/徐扬尚编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3
ISBN 7-307-03071-3

I. 金… II. 徐… III. 侠义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9612 号

责任编辑: 赵继淮 责任校对: 李桂珍 版式设计: 支 笛

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 湖北省孝感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166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3071-3/I·233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者,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金庸：文坛至尊

一、有华人就有“金迷”

I. 有华人就有“金迷”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武侠小说！”足见金庸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的影响之广泛。不仅如此，“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有‘金庸迷’”。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金庸的英文作品《雪山飞狐》。与此同时，曾共译《红楼梦》的英国汉学家、前纽西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约翰·明福德与前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思共译《鹿鼎记》。该书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在出版前言中写道：我们确信金庸的作品“当属世界精心创作的文学之列，它们完全可以同司各特、大仲马、史蒂文森以及其他名作家的佳作并列。”此后，金庸的武侠小说便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流传海外。其实，早在 50~60 年代，金庸的作品一经问世，便被翻译成印尼文、越南文、泰国文等，很快风靡整个东南亚。例如在印尼，从华人到土著，从官员到平民，都有“金庸迷”。在 60 年代南越的议会上，人们就曾拿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对骂：“你是岳不群，伪君子！”“你是左冷禅，野心家！”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版数字到底是多少，有多少盗版，谁也搞不清。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同志亲口对金庸说，1985 年的销售量的官方数字是 4 000 多万册。

II. “金学”的兴起

文学研究及其理论因文学现象而有。随着“金庸热”的阵阵兴起，台湾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的一则广告《等待大师》在 1980 年 10 月 12 日《明报》上的刊出，揭开了出版《金庸研究丛书》的序幕，也标志着一门以金庸武侠小说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问——“金学”在华人世界的兴起。这套《金庸研究丛书》早已超出预定出版的 10 集而达 20 余种，例如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再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三毛、罗龙治、翁灵文、杜南发等文章合集《诸子百家看金庸》之一、之二、之三、之四，温瑞安的《谈〈笑傲江湖〉》、《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天龙八部〉欣赏举隅》，舒国治的《读金庸偶得》，薛兴国的《通宵达旦读金庸》，杨兴安

的《漫笔金庸笔下世界》，苏兆基的《金庸的武侠世界》，刘天赐的《韦小宝神功》，陈沛然的《情之探索〈神雕侠侣〉》等。同时，海外开始成立“金庸学会”；开始出现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博士论文；有人开始将“金学”与“红学”相提并论，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真正做到了写尽中国的人生，那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金庸的武侠小说。”对金庸武侠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随后，中国大陆似乎也有意迎头赶上：陈墨先后出版了金庸研究丛书《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物论》、《金庸小说之武学》、《金庸小说情爱论》等；严家炎教授将金庸研究搬上北京大学的讲坛，山东昌潍师专的徐扬尚则以全校跨系选修课“金庸解读”与之呼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写出了有关金庸研究的博士论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教授不仅将金庸列入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十位大师之一，而且位列第四，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成为50年代后的中国文坛盟主，并得到许多人的认同。至于像“金庸使中断了传统的白话语言起死回生”（李陀语）、“金庸作品超越俗文学。他吸收各种俗文学的长处，称得上全能冠军”（严家炎语）等赞美之词，更是不绝于耳。

二、文坛至尊与文坛悲哀

I. 文坛至尊

如果说王一川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的英雄排座次在尽力抬举金庸，却并无将其视作“50 年代后的中国文坛盟主”之意，那么，金庸的这种文学史地位的认定是徐扬尚：在有关“金庸研究”的课堂上，徐扬尚坚持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中国文学的代表，完全可以与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相提并论。理由有二：

一方面，金庸的武侠小说当得起博大精深，涵盖广远，内涵丰富，观念前瞻，雅俗共赏之誉；在对人生、人情、人性的深刻与真实表现；对中国历史与政治的隐喻、象征与批判；对宗教、哲学理念的揭示与传达；对武学与艺术融会贯通的表现，尽力培养读者阅读与接受的通感；构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召唤结构等方面，它不仅超越了前人的侠义、讲史、公案小说，也是当今港台武侠小说的杰出代表，而且比当今精英文学作家们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金庸武侠小说今天占据了文学市场，明天必定会占据文学史。这是因为，随着文学市场的形成，文学接受（消费）完全成为读者自己的事，文学创

作的完成与成功，将取决于作品的传播与流通。换句话说，一部没有读者的作品，无论它是通俗文学还是精英文学，不仅与成功无缘，而且连文学也说不上，或说属于没有完成的创作。就像没有进入市场的东西只能是物品而算不上商品一样，文学的天职就在于影响世道人心，没有形成传播与接受的作品，显然够不上文学。因此，作品与作家的成功，市场占有率将是其中主要的价值尺度。过去那一统天下的靠工资、补贴、资助过日子的拨款文学，将会被市场机制排斥到文学的体外，同化于政治宣传。

显然，我们将金庸武侠小说与《红楼梦》相提并论是有限度的，不是说前者本身就十分完美，足以与《红楼梦》平分秋色，而是就博大精深，涵盖广远，内涵丰富，观念前瞻，雅俗共赏，构建仁者见仁的召唤结构的层面而言的。同时，我们将金庸武侠小说定位为 20 世纪 50 年代后中国文学的代表，也不是说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就像《红楼梦》一样达到了文学的巅峰，而是因为“蜀中无大将”的缘故。因此，我们在为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感到高兴的同时，也为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苍白而感到悲哀。

II. 文坛悲哀

之所以说金庸文坛至尊的文学史地位有“廖化充先锋”之嫌，这是因为，一方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惩恶扬善，生杀予夺，随心所欲的侠义行为，属于一种凭个人好恶定惩罚方式、程度、对象，决生断死的“随意性”行为，与制造各种罪恶与不平等的主要罪魁祸首——凭个人好恶治理国家的专制政治“人治”，属于同一种运作方式，是与当今崇尚民主与法制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武侠小说之所以成为当今文学的主流，显然属于一种错位。另一方面，侠官不两立，侠往往是为克制官及其裙带的作恶与由官的不公正而导致地方恶势力横行不法而生；武侠小说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揭露与批判社会腐败与黑暗，表达读者的不满，表现读者的愤怨，寄托读者的愿望。可见，武侠小说的盛行与成功正是建立在精英文学的失职之上的。

原来，作为有着 5 000 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后，一批作家如俞平伯，至死都相信自己将《红楼梦》分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对人民的犯罪；再一批作家包括被海外学者看好的沈从文、钱钟书，以静制动，以沉默对待一切。假如不是这样，金庸哪里会有今天的文坛至尊的中国文学史地位？本不该领一代风骚的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超常成功，难道不让有心人为当今中国文学的虚脱而感到悲哀么？

三、“金迷”之谜

那么，违背民主与法制的时代精神的金庸武侠小说，为什么能够风靡 20 世纪末的中国大陆，在华人世

界获得巨大成功？为什么他的成功又仅仅局限于大陆以及华人世界？或说在西方欧美国家没有相应的反响？显然值得深思。究其个中原因，从接受心理上看，我们认为，首先，它迎合了华人——

I. “尚人治”的封建意识

从某种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是一个天、地、人，君、臣、民，仁、义、中庸单向循环的自律系统：仁是社会运作与个人生存的最高境界，所谓仁人、仁义之邦是也；礼是社会与个人运作与生存通向仁的法则与规范；中庸即节制是社会与个人运作与生存通过礼走向仁的动力或自我机制，所谓“克己复礼”，“杀身以成仁”是也。民众无条件地服从大臣的管理；大臣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意志；君王的行为必须对代表民意的天负责，循环往复。然而，君王行不行仁政，则是靠自觉，子曰：“小人求诸人，君子求诸己。”从而决定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政治的“人治”特性：政治运作清明、廉洁与否，民众生活富裕、安定与否，国家强盛、繁荣与否，往往取决于君王是否英明。因此，“盼望明君”往往成了中国人摆脱政治腐败的社会现实的唯一愿望。如前文所述，侠因官而有：统治阶级及其亲属不作恶，社会上就没有不平之事，就无须侠义之士拔刀相助；如果社会法度严明，官吏刚正不阿，纵有不平之事，也有官吏公断，惩恶扬善，也无须侠义之士拔

刀相助。因此说，中国人对“强者为尊”的侠士与“随心所欲”的侠义之举的推崇，与盼明君一样，同样根源于“尚人治”的封建意识。当然，这种意识已经被压抑到无意识的层次，成为一种集体（民族）无意识积淀。

II. “被改造”的逆反心理

如果说华人读者因为“尚人治”的集体无意识而热衷金庸武侠小说是对传统文化劣根性的继承的话，那么，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他们热衷金庸武侠小说，同时根源于“被改造”的逆反心理，则是出于对“文学教化”的传统观念的反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教化乃文学之职的传统观念，使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将文学与教育当作改造民众的工具。流毒所至，到了“文革”，更是发展到极至：一切文学、文化、教育活动，无不打上思想改造与政治宣传的烙印；教育民众，改造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从此成为文化教育、文学阅读的职能。出于本能的反感，“文革”后的华人尤其是大陆读者，开始不自觉地抵制文学的教化功能，转向全力追求文学的娱乐功能，从而使文学阅读完全成为一种寻求情感刺激、宣泄或寄托的活动，成为一种满足欲望的替代结构。而反精英文学看重表现人类的精神、情感、理想与追求，推崇文艺的审美与教化功能之道而行之，看重表现人类的肉体、本能及其欲望，推崇文艺的娱乐与宣泄功能的通俗文学经典金庸的武侠小说，正好满足了读

者的这一心理与愿望。

Ⅲ.“怀旧、恋旧”的集体无意识积淀

金庸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风靡，还得益于华人读者“怀旧、恋旧”，厚古薄今，喜欢向后看的集体无意识。而华人的“怀旧、恋旧”，厚古薄今，喜欢向后看的集体无意识，又是由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荀子的“原道”、“征圣”、“宗经”思想奠定的。在政治上，表现为好怀古思今，以古为鉴，仿古信古，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在文化教育上，表现为以古人的经验为知识，以博闻强记为能事；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熟不作，追求轻车熟路，习惯于老牛破车，得过且过。从而成为华人尤其是大陆读者远离体现时代精神的科幻小说，而衷情于体现中国古代“人治”精神的金庸武侠小说的心理基础。

人类文明进入 21 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崇尚民主、科学、人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经成为时代潮流。显然，新兴文体科幻小说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武侠小说正好反其道而行之。

从作品文本本身来看，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显然得益于其文化小说的倾向。对于“文化小说”，又显然应当以文化为视角加以解读。原来，“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解读”正是本书标题的全称。为此，本书特意安排

一章“导论：中国侠文学的经典”，来界定、阐释“文化小说”概念，对金庸武侠小说作“文化武侠小说”的定位。接着分四章：“金庸武侠小说与人生、人情、人性”，“金庸武侠小说与政治、历史”，“金庸武侠小说与宗教、哲学”，“金庸武侠小说与艺术”，“韦小宝的妻妾成群与金庸自恋的白日梦”，来分析、研究金庸武侠小说对人生、人情、人性、政治、历史、宗教、哲学、艺术、心理等诸文化要素的表现。

导 论

金庸武侠小说： 中国侠文学的经典

一、文化小说、文化武侠小说 与金庸武侠小说

根据篇幅长短，小说可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型小说等；根据题材，小说又包括历史小说、宗教小说、讲史公案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色情小说、推理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乡土小说、军事小说、市井小说、流浪汉小说、消闲小说等；根据思想内容，又有谴责小说、哲理小说之分等。显然，文化小说与文化武侠小说都属于名不见经传的新兴概念。说白了，是本书首先使用、由徐扬尚杜撰的概念。

所谓文化小说，顾名思义，就是指具有丰富的文化

内涵且涵盖广远的小说。所谓文化内涵，就是指小说文本所蕴含的哲学、历史、艺术、宗教、医药、科技、风俗、地理、教育、政治、经济等诸多的文化要素。显然，够得上文化小说之称的，必定是博大精深，涵盖广远，具有良好的召唤结构与可读性，家喻户晓之作，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在中国文学中大概也只有《红楼梦》可当此殊荣。

同理，所谓文化武侠小说，就是指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且涵盖广远的武侠小说。由于定位于通俗文学的武侠小说，追求的是可读性与通俗性或大众化，为此，武侠小说作家们通常采用的是批量生产或模式化复制的叙事手法，因此，普通的武侠小说作家能否作到博大精深且不说，显然，他们的创作是要极力避开这个方向的。这就使够得上文化武侠小说品位的作品十分难得，至今也只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能够当此殊荣，能够与《红楼梦》相提并论。

当然，这里所说的金庸武侠小说是指“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依碧鸳”等 15 部作品构成的一个系列，而非指某一部作品。从这个角度讲，将金庸定位为文化武侠小说作家，似乎更为准确可靠。

二、《红楼梦》：金庸武侠小说的参照

《红楼梦》作为公认的博大精深、涵盖广远的文化小说的经典之作，其标志或特征显然是指那仁者见仁

的、非凡的召唤结构。那么，在这里，我们以金庸武侠小说作为文化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显然是说金庸武侠小说也具有《红楼梦》一般仁者见仁的、非凡的召唤结构。简而言之，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政治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帏秘事。那么，金庸武侠小说是否也能够为读者提供如此广阔的阅读层面，网络住不同层面的读者，使其阅读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获呢？两相比较，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I. 经学家眼里的《易》

A. 《红楼梦》与《易》

对于《红楼梦》与《易》的关系或说对《易》的精神的体现，徐扬尚在专著《〈红楼梦〉的精神分析与比较》中曾经作过简要的分析，限于篇幅，这里只好再择要转述如下：

道及中国传统文化，通常以儒、道、释三家为表征。若追根求源，众推为《易》。《易》所体现的是一个以天/地、阴/阳、男/女为基本元素的二元哲学思想体系，世上的万事万物，莫不是以上二元的对立统一。但是，《易》有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文本对天/地、阴/阳、男/女的关系与地位又各有侧重。据《周礼》记载，《易》有三种：一是《连

山》，相传为夏时作品；二是《归藏》，相传出自商代；三是《周易》，相传是周朝产物。据学人研究：《连山》是墨子及墨家思想的源头；《归藏》是老子及道家思想的源头；《周易》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源头。三种文本的《易》均有八经卦，并由此演化成六十四卦。^①

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系辞上》）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原来，这正是《红楼梦》精神：

《红楼梦》从何处说起？自女娲：女娲炼石补天，多一块弃置青埂峰，顽石通灵性，动了凡心，遇一僧一道，挟入人间，带出无数痴男怨女，这是一层；女娲造人，自此有了男女，男女相合，繁衍出人类，有了金陵，这是另一层；为人类始祖，所造之人，通灵之后即可成仙，其中一位警幻仙子案上，有绛珠草为还神瑛侍者灌溉之情，双双下凡历劫，“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这是又一层。而这三层都可以用一个模子印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换个说法，《红楼梦》的话语，自女娲起，又

^① 徐扬尚：《〈红楼梦〉的精神分析与比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